

淇滨晚报 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 走过30年

“泥咕咕” 哨声自此传天下

晚报记者 肖广军 实习记者 甄宜文 / 图

“泥咕咕” 走出国门

记者来到浚县杨屯村时，当年向日本出口15000件“泥咕咕”作品的主创人员王兰田老人已是近90岁高龄的人了，老人的背驼得非常厉害，耳朵背，与他交流必须在他耳边大吼，所以他也很少言语，能跟他说得来的也许就是与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泥土。他的二儿子王学峰告诉记者，父亲岁数大了，对金钱看得淡了许多，对自己的作品反而更珍惜了，



有人买他的“泥咕咕”，人家把东西拿走了，老人就拄着拐杖立在空了的架子前发呆。王学峰提供的文字资料上记载着王兰田老人对此事的回忆：“俺思村，这‘泥咕咕’兴许比原来更吃香呢！果不其然，1984年，郑州美术公司雕塑工作室的王令栋、李湘生夫妇来到俺村，说是给日本订货。”几经周折，1986年7月7日，浚县制作的15000件“泥咕咕”终于装了两大卡车出口到日本。

提起这件事，王学峰仍念念不忘。他说，经过反复协商，向日本出口“泥咕咕”一事，最终在1986年年初定下来，他们全家齐上阵，就连未成年的小孩也分到搓泥团的任务，不做完不能睡觉。全家人忙过春天忙夏天，日本要的“泥咕咕”需装200箱，他们一家才完成了一百四五十箱，于是他父亲又在全村征集了几十箱。7月7日，15000件“泥咕咕”装车走出了国门。此后，王兰田的“泥咕咕”一炮打响，作品在北京、上海等地供不应求，多件作品还被不列颠博物馆、中国美术馆收藏。

王学峰告诉记者，一些国外玩具生产厂家还委托北

京的进出口贸易公司登门求货，北京等地的客户都是直接到家里批发的。靠捏“泥咕咕”，每年他家能收入20



多万元。

“泥咕咕” 助王家渡难关

在此之前，受当时环境影响，“泥咕咕”曾一度处于被封杀状态，王家的生活也处于崩溃边缘。受生活所迫，王家只有偷着捏“泥咕咕”，人物不敢捏，就捏点小动物什么的到集市上卖。有一次，王兰田和王学峰的哥哥两人拉了一人力车的“泥咕咕”，刚到集市上就被没收了。从那以后，王家人不再

捏“泥咕咕”了，王学峰和他哥哥也改行做其他事了。

王学峰清楚地记得，有一年家里只有几天的口粮了，

更没有钱，年关又近了，他和父亲商量了一下，两个人偷着做了两筐“泥咕咕”。腊月二十七，他借了一辆自行车，驮着这两筐“泥咕咕”走了60多公里路，来到市区，也就是现在的山城区，只因为他姑姑家在这里，住姑姑家可以省去饭钱和住店的钱。那时“泥咕咕”就受到了人们的欢迎，两筐“泥咕咕”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卖完了，换来了30元钱。他知道，有了这30元，全家能过一个好年了。

“泥咕咕” 为奥运会献礼

近年来浚县县委、县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，鼓励发展“泥咕咕”产业，对像王兰田、宋学海这些长年从事“泥咕咕”制作的人给予政策上的帮助和经济上的补贴，时常组织这些民间艺人出去讲学，帮助他们销售“泥咕咕”。

2006年6月初，国务院公布了首批共518个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浚县“泥咕咕”榜上有名；文化部确定王学峰为该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重点保护项目之一的《中国民间泥彩塑集成》也将浚县“泥咕咕”收录。

王学峰说，北京奥运会期间，由文化部主办、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技艺展演”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。8月12日，他去北京参加展演，带去的大小作品共四五百件作品被一抢而空。其中大件作品主要是以《西游记》《三国》《水浒》为原型的人

物，小件则是老虎、狮子、燕子、斑鸠、猴子等造型的动物。浚县“泥咕咕”造型古朴稚雅，加之大红大绿的着色，别说咱们中国人就是那老外也很喜欢呢。

相关链接：

“泥咕咕”又名咕咕哨，是浚县民间对泥塑小玩具的俗称。“泥咕咕”一般体积较小，大的不足20厘米，小的只有四五厘米，因其尾部有两个小孔，吹时可发出“咕咕”的声音，故称“泥咕咕”。

据《资治通鉴》载，隋末农民起义军与隋军争夺黎阳仓（当时浚县称黎阳），瓦岗军有个叫杨屯的大将在此屯兵。当时军中有些士兵会捏泥人，为纪念阵亡的将士和战马，他们用当地的胶泥捏塑泥人、泥马。后来一些军人就地安置，这门手艺便流传开来。浚县“泥咕咕”有着浓郁的民间特色，造型古朴，夸张别致，逗人喜爱，寄托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，深受广大群众和专家学者的好评，被民俗学专家称为历史的活化石。

一路行来一路歌

贾慧丽 董 栋

住房条件：从“忧”到“优”

“这30年中，我们家从农村搬到县城，从当初一家四口挤在一间房里到现在拥有四套住房，这变化真是天翻地覆。”说起自家住房的变化，淇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主任工程师冯爱华激动万分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冯爱华一家住在农村，房子是当时农村常见的“里生外熟”结构的平房，今天修顶明天补墙的事常有，冯爱华为此伤透了脑筋。那时候，能住上新房子是他们家最大的愿望。

1982年，冯爱华一家从农村迁到了县城，住在妻子单位里。一间只有24平方米的房子里挤了一家四口，除了两张床和一张书桌，屋里再也放不下别的家具。厨房是冯爱华用油毛毡在屋外搭的小棚子。

“1987年，我们家分到一套50平方米的房子。1990年，我们把这套福利房买下来，算是有了自己的房子。”

冯爱华回忆，“房子是自己的了，但家具越置越多，两个孩子一天天长大，都八九岁了还挤在一张床上，50平方米的房子越来越显小了。”1991年，冯爱华在市中心买了五间平房。“搬进宽敞明亮的新房，两个孩子有了自己的房间，激动得好几天都没睡着觉！”

2005年，大儿子要结婚了，冯爱华通过分期付款的方式，在一个小区买了两套120平方米的商品房，“以前有房住就很满足，现在不但房子够住，而且条件也越来越好了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冯爱华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的笑。

交通工具：从徒步到以车代步

“70年代脚板量，80年代俩轮转，90年代‘普桑’多，21世纪飞机满天飞。”1970年参加工作的咸桂清用自编的顺口溜概括了30年来交通工具的变迁。

咸桂清回忆，改革开放初期，对于月工资只有二三

十元的人们来说，二三百元一辆的自行车属于奢侈品。“那时候下乡、巡线全靠脚走，40公里的路从头走到尾需要1天半的时间，中间还得找地方借宿。”过去的巡线经历，咸桂清历历在目。那时他的奋斗目标就是省吃俭用攒钱买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。后来，单位为外线工每人配发了一辆自行车。领到新车后，咸桂清高兴得骑了一圈又一圈，每天下班后，还要细心地把车子再擦一遍。

“自行车虽然‘解放’了我们的双脚，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，电线架得越来越远了，抄一遍全县的表，所有电工骑着自行车去也得3天。特别是一些偏远的乡村，一天才能跑个来回。到了90年代，摩托车开始流行，为了工作方便，很多年轻人都买了摩托车，省了不少时间呢！”咸桂清越说越高兴，“现在又不一样了，单位的汽车一年比一年多，到了每月的抄表日，各所开着汽车分头行动，一天时间轻轻松松

就能抄完。现在光生产用车就有十几辆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。”

“想想以前，看看现在，简直就像做梦一样，没想到今天我真能开上属于自己的汽车。”该公司基建办公室主任王海峰今年10月刚买了一辆大众宝来。“80年代，我的理想是拥有一辆自行车；90年代，我的目标是拥有一辆摩托车；进入21世纪，我的愿望是拥有一辆汽车。30年中，我的愿望一一实现。”摆弄着自己的新车钥匙，王海峰心潮起伏，“有了车，以后出行更方便，再也不用担心风吹雨打，闲暇的时候还可以带着老人孩子出去散心，日子越过越舒心啊！”

文化生活：从单一到色彩斑斓

改革开放30年来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提起这些变化，1987年参加工作的工会办公室主任曹培英感慨万分。

“我参加工作以前啥业

协会、书法协会等群众性团体不断增加，文化生活内容不断充实，形式不断创新。”身为工会办公室主任的曹培英，说起公司职工文化生活的变化滔滔不绝。

该公司信息中心主任李鑫源更热衷体育运动，“小学时打乒乓球，学校没有球台，我们就在地上对打。初中时学校有了一个水泥乒乓球台，一下课同学们就会把球台围得水泄不通，轮流上场。后来我又喜欢上了篮球、足球，可是想看一场高水平的比赛却很难。”

李鑫源遗憾地告诉记者，那时候刚刚有电视机，但很少转播体育比赛，更没有体育频道，错过了很多精彩比赛。现在有了体育频道，不仅可以看比赛直播，还可以看重播，如果错过了，还可以从网上找比赛视频。他说：“虽然我的文化生活内容没什么改变，方式却有了很大变化，科技的高速发展让我‘存’比赛的想法实现了。”

30年的变迁就像是一幅辉煌绚丽的历史画卷在我们面前缓缓打开。在画卷上，我们看到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观念的转变，看到了人民的富裕、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。